

红灯邪盗



温瑞安

上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

0436353

红灯邪盗

(上册)

温瑞安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薛 放

封面设计:刘 涛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3.5 印张 4204 千字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-10000

ISBN 7-5418-0842-3/I·251

定价:14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武林少年力破重重迷阵，舍身从绝境中救出一位老者，不料忘恩负义的老者，竟反而将少年投入绝境之中。从此少年身陷与世隔绝的冷谷中，苦熬多年，并因此练就了一身盖世绝功。

终于得到机会，少年在一位色艺双全的少女的帮助下逃脱了冷谷，重获自由，开始了四方游走的生活。他四处劫狱，放生死囚，并使之重为善人，每到一处，其身后悬挂的红灯极为醒目，于是得名“红灯邪盗”。从一前辈手中他得到了武林至宝“两相环”，为争夺两相环，各路武林强手明争暗斗，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战。“红灯邪盗”在拼战中结交了数位红颜知己，共同为武林正义而战。在“两相环”的激烈争斗中，出现了一位神秘的老者，他就是当年将少年投入绝境之人……

本书情节曲折诡异，浩气贯卷，是作者多部大作中之精品。对武侠言情小说的读者来说，尤有收藏价值。

目 录

第一章	黑岭亡魂.....	1
第二章	山崩石裂	44
第三章	坟内枯魂	82
第四章	智斗玉鹰.....	121
第五章	鸿门之宴.....	157
第六章	笑里藏刀.....	192
第七章	水上佳人.....	228

第一章 黑岭亡魂

过关岭、渡盘江、经普安、抵云南，拨马西南行，逐入万山之间——少年冷红溪，他只不过一十七岁。

在短短的五年时间，他已传得武林名宿钟先生一身真传，并被推崇为当前不可多得的少年奇才之一。

冷红溪并不自满，他的看法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而“欲学驾人技，需下苦功夫”，自己眼前这一点成就，实在算不得什么！

大体上说来，他是个高身材、阔肩、明眸，有着坚强的毅力的英俊少年。

这一次黔滇之行，在他看来，实在是冒险的大胆尝试，事实上他也果然遭遇到了极大的灾难！

人马奔行万山之间，路径崎岖，榛莽茂密，已有十天之久，而瘴毒蛇兽，断崖悬谷，处处皆是，引颈前路，真有“行不得也”之苦！

在一处四周满是钟乳岩石的斜峰上，他度过了漫长的一夜，可是一觉醒来，不幸得很，坐马竟走失了。

冷红溪怅恨万分，他背着行囊，单手仗剑，继续一路攀行前去。

翻过了这处乳岩，形势豁然开朗。

他真没有想到，在这断崖悬岭之间，竟会有这么美丽的一处地方。

眼前林木苍茂，泉声潺潺，天也似乎低了，大片的云块，白红相间，轻轻的浮在树林的上面。

冷红溪不禁精神为之一振，他匆匆的扑奔了过去，但见林木中闪现着红黄不等的花，美极了。

他想：“我的马，也许跑到这里来了。”

林木之间，老藤纠葛，荒草过膝，只是那些红白不等的野花，却像是为人栽种一般，左右前后，很有规律的衍生着，行列井然！

冷红溪微微怔了一下，如果说这地方有人居住，也实在有些难以令人置信！

他徐徐的步入林内，惊动了大群的野马，呈现在他眼前的，是一片高有半人的野菊，一色的粉红。

正在这时，他耳中仿佛听到了一声苍老的叹息。

那声音，乍听起来，就好像距离一个朝代那么的深远、晦暗……说不出的阴森、苦涩、令人闻之毛发耸然！

冷红溪吃了一惊，他后退了几步，目光很快的向这附近转了一周，自己不禁哑然失笑。

“那是不可能的！”

他对自己说：“这里怎么有人居住，除非他不是人！”

因为他目光望不见一幢房屋，甚至于这林木之中，连一处岩谷也没有，如果说有人，那么，他会在什么地方？

冷红溪轻轻的就否定了这个怀疑，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第二声叹息又清晰的传了出来。

苍老、阴晦……那是确实的！人的叹息！

冷红溪不由剑眉一挑，长剑一扬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回答的是一阵阴沉的笑声，那声音仿佛是来自空中，又像是发自左右，沙哑的道：“人——不错了，这一次真正的是有人来了……”

“天啊——”

像是一个囚困在死牢里的犯人，对着光明祈祷一般，沙哑的声音继续说：“这不是在梦中吧？啊！冥冥的苍天——”

那是多么抖动，苍老，而令人战栗的一种祈祷：“四十年……四十年了……老天爷，你曾经在梦中答应过人，十年以前就赐给我自由的，为什么直到今天……为什么！”

接着是一阵令人鼻酸落泪的干泣之声，每一个音阶和声韵，都像是来自地狱的深处，那声音，好像令这些散布在眼前的野花，也都罩上一层愁云惨雾，而天空中美丽的云块，也黯然失色。

冷红溪持着剑，缓缓的转了一遍，他张大了眸子，心付常闻人言，深山大泽中有木杲怪物出现，这该不是一个幽灵吧！

“孩子。”

那个声音终于找到了它，那是一种辛酸的抽噎、低沉、沙哑……但每一下，都像是有力的一击，而深深的撞入冷红溪的心扉，它说：“不是怀疑我的存在，我和你一样……孩子，我同样也是一个人……一个最不幸的人！”

冷红溪战抖了一下，可是他到底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，在他谛听了这几句话之后，不由面色一沉，叱道：

“你是谁？身在何处？”

半 | 答是一阵冷涩的笑声，道：“不要这么对我说话……”接着冷冷一笑道：“由你的声音上判断，你大概还不到二十岁，该是不错的吧？”

冷红溪倒退了一步，大声道：“你到底……”

苍老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：“那么，我该是比你祖父要大上很多了，这大概不会错吧！”

这一点，冷红溪倒是深信不疑，他皱了一下眉，呐呐道：“可是你是谁？我怎么看不见你？”

一阵含糊的低语，老人像是在对自己说话，接着又凄惨的笑了，说道：“你自然会看见我的，孩子！”

冷红溪向前疾行了七八步，他隐约看见一些嵯峨的崖石，但那只是视线中一个模糊的阴影，该是云雾中的“海市蜃楼”。

他紧紧的握住剑把，惊异的道：“你到底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人咳了一声道：“孩子，我相信你的勇敢，更可断定你是一个充满了同情仁爱的好少年，这些，我只从你的声音中，就可明白的判断出来？”

冷红溪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也不一定，我的仁爱和同情，是绝不会浪费在恶人身上的……”

他似乎已经发觉到，这隐身不出的老人，对自己是在作可怕的说服！

老人喋喋有声的笑了，他说：“世上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恶人，善恶的观点，只是在你独

自个人的判断，这一点，孩子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冷红溪怔了一下，他点了一下头，像是默认了。老人不待他回答，又接下去道：“那么，一人在阴深的石牢里，叹悔了二十年……即使他是一个典型的恶人，也嫌太过份了！”

冷红溪一惊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被人关在石牢之内的了？可是，我怎么看不见你？……”

他茫然的四下望着，希望能看出一些端倪来。

老人阴森森的笑道：“孩子，如果你被人妄自关禁在石牢内，数十年之久，你会对人生出一种什么看法？”

冷红溪怔了一下，呐呐道：“这个……我不知道！”

老人冷笑了一声：“你自然是不会知道的……”

说到此，他又咳了一声，非常温柔的笑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还是谈些眼前吧！”

冷红溪怒道：“可是我连你身在何处都不知道，你是谁也不清楚，我们又能谈些什么？”

“自然是可以的……”

老人嗡嗡有声的笑了，他继续道：“说实在的，我现在极需你的援手帮助，你该是不会拒绝我吧？因为你是我二十年来，唯一见到的人……”

说到最后，笑声已为一阵怒哼所取代！

冷红溪呆了一呆，他已明白了老人不幸的遭遇，同情之心，油然而生！

他呐呐的道：“说说看，也许我能帮助你！”

老人呵呵的笑了，可是紧接着他又冷笑了一声，道：

“我们不妨谈个交易，老实说，你也不见得就是吃亏，我很不高兴听你所谓的‘也许’，或是‘可能’，一个年轻人行事要果断、干脆……”

说到此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在你这个年岁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毛病！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，讥讽地道：“所以，你才会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！”

老人狂笑了一声，声调嘶哑的道：“骂得好！孩子！我们不必谈这些，我是说，你是答应了吧？”

冷红溪点了点头道：“就算是吧！”

“很好！”老人笑了一声，可是立刻又道：“我要告诉你，我很讨厌听你这种口吻，你还是换一种语气吧！”

冷红溪也忍不住笑了，老人继续道：“首先，我们应该移近一点，这在你来说，可以省很多力气，不需要再大吼大叫！”

冷红溪笑了笑，道：“你也一样！”

老人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一点也不一样，你是不能和我相提并论的！”

冷红溪不由面色一红，事实上他在和老人对话时，确实每一句话，都以丹田真力发出，那是很费劲的，于是他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告诉我，你在那里，我走过去！”

老人笑了一声道：“好！好！我要想一想……”

冷红溪正自不耐，老人咳了一声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少年，你先告诉我，在你身前，是否种有一排排的树？”

冷红溪摇了摇头道：“是一排排种得很整齐的花，不

是树！”

老人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一样的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它们共有五排，该是不会错吧？”

冷红溪依言一算，果然是有五种不同颜色的花树，参差的生着，乃点了点头道：“你猜得不错！”

“自然是不会错的。”老人颇为自信的道：“现在你听我说，先由第一排花树之间横走过去，再由左面穿入第二排。”

冷红溪已迫不及待的依言行去，老人大声道：“再由第二排正中直入第三排，千万不可走错，否则你将走不通了！……”

冷红溪不由一惊，他站住了脚步道：“这些花树排列的秩序，莫非是一个阵式么？”

“一点也不错！”老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只要照我之言前进，那是万无一失的！”

冷红溪呆了一呆，现在他才觉得有些后悔，暗责自己也是太冒失了，如果老人心怀不正，自己可能受害不浅！

但他为人仁厚正直，心中微微一动，却又立刻把这些疑念打消了，继续依言前进。

他照着老人指示，一直走到了第三排花树之间，那是一棵红色的夹竹桃，开得如火一般的红。

老人微微问道：“现在你要前行七步，数出数目字来！”

冷红溪毫不迟疑的前进了七步，高声唱道：“一二三四五六，七！”

“好！”老人大声道：“现在你仔细看一看在你眼前花木之间，是否有一个空隙，或者有一个石块？”

冷红溪低头一看，只见眼前夹竹桃之间，果然立有一块白色的石碑，约有半人高！

如果不是老人提醒，自己是万万看不出来的，他手按向石碑之上，还未说话，老人已焦急的问道：“怎么你没有发现？你仔细的再看一看！”

冷红溪冷然道：“我发现了一个石碑！”

老人惊喜的大声道：“推开它，孩子！”

冷红溪依言用掌推去，他掌力极重，一掌下去，那石碑霍地向后一翻，发出了“砰！”的一声。

在冷红溪的视觉里，仿佛是眼前猛然一亮，足下一跲，不知怎地，身子竟自然进到了第四排花树之间。

他口中“哦！”了一声。

老人对于这些声音，似乎清楚极了，他呵呵笑道：“好，你现在大概进来了，我们距离已在两丈左右了。”

冷红溪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可是，我仍然看不见你！”

老人冷笑道：“你马上就可以看见我了，不过，孩子，现在我要提醒你了，你已身处在微妙的‘太极两仪阵’之中，你的进退只能由我，却由不得你了！”

冷红溪呆了一呆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老人哈哈一笑道：“不信，你回过头去看不看就知我所言非虚了！”

冷红溪猛一回头，不由顿时就呆住了，那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，目光所见处，竟是无限无穹的红黄花树，密密

森森的展了出去，来时所见的林木山泉，却成了个虚无的缩影，远得令人望之模糊不清！

冷红溪不由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他猛地身形纵起，足下拔起了七八丈高下。

可是当他身形向下一落，才发现到，仍然是立身在原处未动，这一惊，他真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昔日，他从钟先生习艺时，也曾研究过所谓的阵图之学，可是均不外八卦、五行之类，今天这种情形，他却是感到意外，惊奇不已！

老人呵呵大笑道：“少年，你还不相信么？”

冷红溪咬了一下牙叹道：“这是一个奇妙的阵式，可是我只要有时间，定能破开！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”老人不屑地笑道：“孩子，你是没有办法的，此阵足足费了我五年的思考之力，才能洞穿他的奥秘，我想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三个人能够破开它的了！”

冷红溪冷冷一笑，沉声道：“我该怎么才能走到你身边！”

老人“哈哈”一声道：“现在就太容易了，你我相距就在眼前，其实此阵说穿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”

冷红溪有些不耐，他真不明白，这老人身处牢内，居然还有心说这些亲话。

令他真正惊奇的是，老人谈话的声音，果然像是近了许多，就如同在眼前一般，这时又听得老人道：“现在你不妨把身子蹲下来，就可看明一切了！”

冷红溪将信将疑的蹲下了身子，说也奇怪，他本来所

见如同“海市蜃楼”的那些远景，赫然竟在目前。

只见无数高峰，嵯峨入云，怪石嶙峋，老藤蔓延，完全是换了一个乾坤。

他忙站起身子，情形却又回复如初，由不得口中惊奇的了一声：“妙哉！”

老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有啥了不起？我能设下更好的，管老儿还梦想这阵式能羁绝我的一生，哼哼！简直是作梦！”

冷红溪不由心中一动，他好像听师父曾经说过，有这么一个怪人，武技高不可测，一向出没在番苗部族之间，他虽是一个汉人，却极少管汉人的事。

当时不禁对眼前这个老人的所以囚禁于此，感到惊奇与怀疑。

老人冷冷一笑道：

“孩子，不要多耽误时间，我还预备在日落之前，赶到黔南的飞云岭去呢！”

冷红溪不由又是一惊，因为飞云岭他来时曾经经过，距离这里至少也有五天的路程，这老人居然说要在日落前赶到，显然是太夸张。

他不由微微一笑，并没有当面取笑他，遂道：“我怎么通过这最后一道阵？”

老人紧张又颇焦急的道：“你的轻功如何？”

冷红溪奇怪的道：“你问这个作什么？”

老人冷笑道：“管老儿这最后一紧，名谓‘子午高桩’，你如果没有能跃腾八丈以上的轻功能力。休想妄入雷池，

那么，你和我也都完了！”

说到此，竟自沙哑的笑了。

冷红溪不由呆了一下，心想：“好毒的老人，这话他在开始的时候，竟不告诉我，如我没有这身轻功，岂不要被困阵中，和他一样的，终身不得外出了？”

想到此，真有点儿不寒而栗，对于这个老人，更不禁生出了很大的戒心。

“试试看！”老人急迫的道：“使出你全部的内力！”不妨用一鹤冲天，身躯微微向前一点！”

冷红溪到了此时，已是“进退维谷”的局面，他也只有有一切听信于老人了。

当时一提丹田之气，两手高提腋下，足尖轻举，猛地两臂一振，蓦地把身子腾了起来。

他自幼从师，元气充沛，轻功上更有独特的造诣，此刻全力施展，身形一起，足足有九丈高下！

在空中翻卷的一拆，如同平沙雁落一般，已把身子斜飘而下！

身形一落下，发现眼前景色和方才已迥然不同。

此刻他立足之处，竟是一片悬崖飞岭，四周乳石崩云，天风劲冷，老人于此时大声笑道：“好孩子，真了不起，你已经进来了！”

冷红溪目光四下一打量，只见高峰如林，泉水淙淙，还有高挂的瀑布，山岩之间，遍生着翠绿的松树，浴着天风，时发松啸。

老人又哈哈的笑了，由笑声中证明，他的身子是在剧

烈的跳动，那是一种喜极欲狂的声音

“我自由了……想不到我莫怀竟还有今天？”

接着是一阵悲怆的笑声，声如豹吠，闻之令人毛发耸然！

冷红溪这时已能清晰的分别出笑声的来源，他循声扑过去，却见是一处危耸的巨岩。

那声音，竟是自岩壁之中发出，他伏身其上，更证明了这个猜测。

于是他以剑柄，重重的在石壁上击了一下，里面果然传出老人喘息的笑声道：“对了！……对了，我就在这里面，孩子，快救我出去吧！”

冷红溪皱了一下眉，无意间，却发现岩前立有一棵古松，高可参天，粗能合抱。

松树之下，置有一快石碑，其上似刻有字迹。

老人这时在里面更急促了，他大声道：“在左面你可找到一个暗门，快去吧，想办法弄开它！”

冷红溪却为那石碑所吸引，走了过去。

也许是年代太久了，石碑上的字体，已很模糊，看不太清楚。

冷红溪蹲下来，用手抹去碑面浮，细辨之下，只见上面刻着：

“武林不肖莫怀，为余囚禁于此，按其罪状，本该伏诛，但余已久戒杀，并体上天好生之德，听其生死于绝谷寒涧之间，壁侧余设有生死门一扇，此门只可由余自行出人，不可妄启，戒之！天残老人管青衣于大明宣德甲寅岁